



※广知堂

嘉兴贤吏吴高增

■何志荣

吴高增,字继长,号玉亭、敬斋,秀水县麟瑞乡(今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吴檀是位才德兼备却隐居不仕的处士,父亲吴文炜是贡生,为候选训导。康熙六十年(1721),吴高增考入县学,师从陆召成——一位诗画俱佳的儒师;后又拜徐枚士为师。徐枚士以经义治术见长,曾任长宁、六浦等六县知县,致仕后担任粤秀书院院长。吴高增自述“及徐先生门最久”,在良师的栽培下迅速成长,后受理学家、工部屯田司主事桑调元推荐,踏上仕途。

吴高增初任山阴县(今绍兴)训导,三年后升任余姚教谕,长期致力于地方教育管理。他注重文教与民生,在余姚任职期间,见文庙破败,便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缮,不强行征用民力,既完成了学宫维修,又让贫困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救济。他爱护读书人,余姚有五名秀才涉案,被指控污蔑朝政。吴高增亲自调查核实,查明真相后直接向知县陈情,最终将他们全部释放,保护了地方学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吴高增擢升为直隶行唐知县。他以民为本,担起父母官的责任。行唐县地瘠民贫,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针对沙深地瘠、垦荒无效的现状,他上奏请求停止对新垦荒地的征税,并列出“荒政18条”等利民政策,以纾解民困。他还倡导技术扶贫,推广“凿井种诸”之法,一口井可灌溉十亩地,有效对抗旱情。在基层治理中,他铁面无私地“整顿约正”(约正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他通过民意推荐,罢黜市井无赖,选拔老成忠厚者担任约正,专司教化,劝勉孝悌,鼓励农桑。经过数年努力,行唐县呈现出“沙渚平添千涧水,烟波疑泛五湖春”的景象,北方小县面貌焕然一新。

吴高增不仅是一位县令,还是一位诗人、书法家和方志专家。他的吏治别具一格,处处透出儒官的做派:以兴学促进吏治,以圣人先贤

为楷模,进行正面引导。他将自己的诗书作品张贴于县衙、学宫之前,用以教化民众。行唐县学官前,有他题写的《行唐县学官摹像》诗文:“矧兹典章郑重,大造丁宁。颁青纸而凤衔,媿玉书于麟吐。以觉民则倍切,以成化则尤神。敬而听之,是所望也。用作先期之告,莫始后至之嫌。”这篇公文以诗教形式训导学子。吴高增在多处学宫前张贴摹像诗文,后汇编成《圣贤像赞》(亦称《先贤像赞》),这是一部摹绘孔子及儒家先贤画像、配以四言赞诗的图册,在清代享有盛誉。

他在山阴县学官前的赞诗写道:“狂澜横决,礼教波靡;鲁人知之,而独问礼。泰山所临,鲁邦所履;人哉之称,中流一砥。大哉山人之所知。”以狂澜比喻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礼教如洪水决堤般颓衰。他赞颂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在周室衰微时坚守礼乐的高尚品德,勉励学子们向宓子贱学习,在混乱的环境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淳化民风出力。在余姚学官前的像赞诗则为:“昔过长泾,有鸟在树;嘲嘲喞喞,似言公墓。处困而亨,高爵不慕;圣人嘉之,曰吾子女(女,即汝)。”讲的是孔子学生原宪(即子思)在泾水畔曾说“学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表达他安贫乐道之志。有鸟在树,以鸟鸣比喻原宪清高自守,虽居陋巷如鸟栖高枝,不改其乐。那嘲嘲的叫声,似乎在向孔圣人表白:身处困境仍悠然自得、不眼馋高官厚禄者,会得到圣人嘉许。他希望学子们也能如此。

吴高增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勤于著述,有《敬斋集》25卷、《玉亭集》16卷传世。他还精于地方文献,主纂《行唐县新志》《乾州小志》《山阴府孝志》和《兰亭志》等。其中尤以《兰亭志》闻名,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关于绍兴兰亭最系统的专著,不只是一部地方名胜志,更是一部“兰亭学”文献汇编,是研究兰亭的核心底本。吴高增既是享有美誉的地方官,也是清代嘉兴文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人间事

阿龙早餐店

■姚孝平

这天,我一早有事出门,回来时已经快九点了,早饭还没吃,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走到马路上,抬头看见“阿龙早餐”四个字,便快步走过去。雾气里站着一个戴红围裙的女人,我问:“小笼包还有吗?”她没看我,把上面几盒烧卖端起来,露出最下面的一盒小笼包。

“有。”她说。“打包。”我说。她把小笼包装进纸盒,问:“要不要醋和辣?”“要醋,不要辣。”她把盒子递给我,笑眯眯地说:“你很久没来了。”我有些惊讶,我戴着口罩,而且已经五六年没来过这家店了。大概是听出了我的声音。是的,我的声音,曾经长久地出现在这里。

2011年,我在桐乡高桥上班,起得早,每天就在“阿龙早餐”店吃早饭。“五只煎包,一碗甜浆”,这是我的固定套餐。吃过几次后,只要我一进门,老板娘就笑着替我说出那句本该由我点的“五只煎包,一碗甜浆”。我也笑了笑,找了最近的位子坐下来。

刚坐下,一位神情永远严肃的阿姨就端着一碟热气腾腾的煎包和一碗白花花的豆浆,小心翼翼地把煎包放到我面前。这家店是一家三口在经营:老板叫阿龙,三十多岁,负责招呼客人、煎生煎包、剥粽子;老板娘在案板上揉面、捏团、做包子饺子;婆婆端碗、收拾,空下来就在小锅里煮馄饨。

夫妻俩都是和善的人,逢人笑眯眯的,也喜欢跟食客聊天气和本地新闻。阿姨则永远一副忙碌的样子,进进出出。她有时会把东西端错人,放下转身,身后传来“哎呀,这不是我的”,于是她又转身,尴尬地挤出一丝笑,疑惑地往前走。阿龙和媳妇从不说她什么,转过头一笑,又低下头忙自己的。

店里的豆浆是自己磨的,装在热水壶里。很浓,不是乳白色,而是微微发黄,喝起来有一股焦香味。烫,香,豆浆就该是这样。那一年,我偶尔会看到桐乡的老作家徐春雷安静地站在店外,手里拿着一个搪

瓷杯,他是来打豆浆的。这条街上的早餐店有好几家,但我总觉得这家的豆浆最好喝。

其实,他们家的招牌是生煎包,由阿龙亲自掌锅。一只乌黑的平底锅冒着白色的热气,他在弥漫的蒸汽里眯着眼睛。门外挤着一圈食客,搓搓手,抬抬脚,一会儿盯着平底锅,一会儿看看大街。“稍微等三分钟”,阿龙老板总是微笑着反复说这句话。

时间到了,他郑重地揭开锅盖,在一片白雾中撒上一圈葱花,再用铲刀撬动底部煎得焦黄的包子。夹五个,放在明晃晃的小碟里,热气袅袅,皮蓬松,泛着油光,一副饱满鲜亮的样子。蘸上梧桐牌米醋,咬一口,嘎吱一声,像踩在雪地里,顷刻间化在嘴里。肉馅松软,裹着小葱的香味,不像有些煎包,表面暗沉,肉硬邦邦的,没有嚼头。

其实,他家的煎饺比煎包更好吃,油润,不像别家的,干巴巴的没滋味。价格和煎包一样,但煎包分量更足,吃得饱,所以我只偶尔吃几回煎饺。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都比较早,店里基本没有其他食客,夫妻俩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两次我忘了带钱,特别不好意思,夫妻俩同时说:“没事,没事。”

他家打包从来不加钱,醋装在一个小塑料杯里,盖子和杯身连着,打开盖子倒就行,不会洒出来。服务如此细心。

开店也是浮浮沉沉。旁边的小吃店,小饭店开了又转,转了又开,“阿龙早餐”却一直挺在那里,想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旁边的烧饼店,味道其实不错,但老板总是绷着脸,好像别人欠他似的,和一起炸油条的老婆总是吵架。没过多久,门口就贴出了“本店转让”的红纸。后来,我去阿龙家的次数渐渐少了,阿龙见到了我,总说“少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再后来,我早饭开始在家啃面包饼干,就不去了。这一停,恍惚间竟过了五六年。

多年未见,依然能在老地方重逢,彼此微笑着聊几天,真是美好。

※我的嘉兴·醉江南

■费志民

今年春天搬家,发现一张五年前的《嘉兴日报》。我随手翻了下,不见有自己的文章,及至看到副刊《江南周末·人文地理》版面,才觉得上面的照片很眼熟。记起来了,这六幅照片,是我应编辑的约请提供的,用以给夏坚勇先生的散文《秀水三章》配图,只是收到报纸后我没注意看,故而印象已不深。

晚上,我躲进书房,打开报纸,饶有兴趣地阅读起来。

夏坚勇,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我曾读过他的长篇文化散文《大运河传》,那恢宏的时空架构,厚重中透出浪漫的笔法,是传,似史,更如诗。而眼前的这篇《秀水三章》,是写嘉兴地方文史风物的散文,风格清新许多。文中信手拈来的风物掌故、朴实诙谐的语言表达、自然真切的情感流露,很契合我的口味。

占去约莫半个版面的六幅照片,标题分别为《长虹桥》《运河之晨》《暮霭里的马家浜》《嘉禾稻田》《标志性的谷穗》和《遇见陶仑的人们》,是我闲暇时间走进嘉兴城乡时所拍,内容多半与稻谷相关。

我边读文字边看照片,脑海里渐渐浮现出稻浪翻滚、秀水长流的江南意象。“一座城市的别称就是她过去的背影”,这是《秀水三章》中最打动和启发我的一句话。我生活着的这方吴越故土,这座江南古城,千百年来名字更迭、别称众多:槐李、长水、由拳、禾兴、嘉兴、嘉禾、秀州、秀水、禾城……其中,用到最多、用得最久的一个字是“禾”,禾兴、嘉禾、禾城都带了个“禾”字。“禾”的本义是稻、麦、粟等谷类作物的总称,可在江南尤其是嘉兴的语境里,它专指水稻。

嘉兴西南郊有处约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金庸先生誉为“江南文化之源”。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其重要内容就是人工栽培水稻的稻作文化。

我在嘉兴农村出生,长大、工作和退休仍有离开这块土地,对绿油油的秧田和金灿灿的稻谷有天然亲近感。马家浜文化博物馆的众多史前文物,最吸引我的不是石镰石斧和玉璧玉琮,而是那些不怎么起眼的稻谷遗存、稻田遗迹,以及以稻谷为原料的所谓夹炭陶器。马家浜文化博物馆建成(2020年5月)前的一个冬日,我在暮色中独自深入莽原般的马家浜遗址腹地,行于荒草中的小径,幻想着先民们就在身边的稻田劳作,那种穿越回七千年前远古的神秘感觉,令人亢奋。我很珍惜那天拍摄的《暮霭里的马家浜》,它呈现的是最为原生态的马家浜,马家浜考古遗址公园建成(2021年6月)后,这种景象已成“绝唱”。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因野稻自生、天降祥瑞而改由拳(嘉兴的古称之一)为禾兴,首次为这片土地贴上了稻作文化的地域标识。到了中晚唐,嘉兴更因大规模

※心之驿

■赖谿榕

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许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点赞,看了几张剧照,我喜欢那暖色的氛围,于是走进了电影院。

去之前刷网友评论,说电影院里时有啜泣声。我自知泪点低,还特意带了一包纸巾,结果全程没用上,不是没流泪,而是眼里有泪花,泪水滑落下来,也不想擦。回去的路上,脑海中一直浮现着电影的情节。

电影里,信中的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漂亮的钢笔字,配上那些动人的话语,真是相得益彰。挺不好意思的,我的字在家里是最难看的。小时候母亲在我的卷子上签字,老师看见了说:“你妈妈的字写得真好看。”有些同学考得不好,怕父母责备,就模仿父母的签字。我是想也不用想,妈妈的字好看,爸爸的字有个性,两个我都别想模仿。

小时候放暑假,我经常待在外婆家。外婆有时看我写作业,会指出哪个字写得不好看,让我重写。我懒,不愿意改,外婆见我这样,也只是念叨几句。大姨看到了,责怪道:“外婆不舍得打你,要是小时候我和你妈妈这样写字,肯定要被打手心。”

大姨说,她读书时从乡镇考到嘉兴一中,平时不太回家,就会给外婆写信。外婆每次回信,除了写给她的话,必定会把大姨写来的上一封信一并寄回去。外婆会把大姨写得不好的字一个个圈出来,在

摇曳于“禾”风温润



本报资料图片

屯田而成为全国重要的稻米产区,作家李翰所撰《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的“嘉禾一穗,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被广为传诵。

当代嘉兴人对“禾”也不乏直观印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区东门铁路立交桥边和中环西路城南路口各建有一座大型城雕(铁路立交桥边的早已拆除,城南路口的仍在但为高架路所遮蔽),主题均为稻谷。城雕建成时,嘉兴城区范围不大,这两处都是途经或进入嘉兴的“窗口”,城雕起到了类似于写有欢迎或欢送标语的牌楼的作用,当然比后者更为生动,更具地域文化内涵。今天,细心的市民还会发现,已初步闭环成网的高架快速路立柱上,耸立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禾”字,嘉兴人对稻谷的执念及快速路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嘉兴、湖州这对亲兄弟分别得了个“种田嘉”和“养鱼湖”的外号,虽属网络调侃之作,但也侧面印证了嘉兴稻作文化的悠久和农业经济的发达。

随着城市的扩张,市郊的稻田越来越少,为数不多的成片稻田几乎成了网红景点,惋惜之余,我倍感珍惜。于是,不管是慕名前往还是偶然路过,我对稻谷总会多一份顾盼与流连,拍摄、积累了不少照片。我尤其喜欢拍摄收割机在稻田作业的场景,那种动静结合、色彩明快,时而有成群白鹭绕飞觅食的画面,让人陶醉。

《秀水三章》虽然不像《大运河传》那样专写运河,但处处渗出大运河的水波与光影。六幅照片中,《长虹桥》和《运河之晨》呈现的是大运河的直观风貌,但其底色仍离不开江南稻作文化。运河与稻田,是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谓“双向奔赴”。

与江南特别是太湖流域的众多城市一样,嘉兴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植被茂盛。我无法描述远古时期这里的地形地貌,凭想象它应该是一片河港交叉、水草

纸短情长

旁边重新写一个,给她做示范。外婆常说:“字是一个人的第二张脸。”大姨比我听劝,直到后来,外婆再也挑不出她信中不好看的字了。如今,母亲四姐妹的字,真是各有各的好。以至于我工作后给家人寄明信片,总要先把要写的字练上几遍,就怕被他们笑话。

好在现在都用电子设备,手写的机会少了。我写得最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因为经常写,倒还看得过去。有人见了夸我字好,我赶紧摆手,实话实说:“再多写几个字就露馅了。”

电影里那些信,也让我很有感触。记得多年前逛街,有一回居然看到有人卖信件。我随意抽了几封信,大多是八十年代从美国、印尼寄来的。其中几封印象深刻:一封应该是一位老华侨写给子女的,诉说自己多年来对老母亲和妻子的思念,甚至还提到老家的石磨。我仿佛看到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灯下,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自己的恋乡之情。还有一封是一位老者写给侄子的,大意是:随信附上几百老元,请节约着花,叔父在国外生活也不容易,你们要自力更生。

电影里邮戳的场景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生喜欢集邮,交了一些全国各地的邮友,他们之间会互相寄信。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邮票上的特殊邮戳更显珍贵。比如七一建党节,先生会给邮友寄带有“浙江嘉兴南湖”邮戳的信,配上7月1日这个日子,非常有纪念意义。甚至每年春节,他们还会互寄盖有当年生肖

图案的邮戳:羊年有桐乡羔羊的邮戳,马年有秀洲马厩的邮戳,猴年有连云港猴嘴的邮戳,龙年有黑龙江龙江的邮戳,真是有趣。

虽然这些年,已经不流行寄信了,但两个女儿逢年过节总会送给我她们亲手制作的小卡片,还会贴上闪钻的贴纸。现在人们表达爱,很多都是买礼物,可孩子还愿意为你精心制作一张卡片,这份用心用情,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我会把孩子们送给我的每一张画、每一张纸、每一张卡片都保存下来。那天整理东西,她们看到厚厚一叠,很惊讶:“妈妈,你怎么都留着呀,以前画的不好看,颜色也涂得丑,还有拼音和错别字呢。”我说:“不会呀,这都是你们成长的过程,很可爱,这都是你们的心意呀。”所以看电影里那些书信都被老人好好保存着,我深有同感,那都是内心最温暖的情谊。

纸短情长。有电话、有视频聊天,确实好过远隔千山万水的书信。只是,书信里可以保留一份我们对思念的载体。现在我也会指出女儿写得不好看的字,有时她们听,有时不听。正如我当年,表面上不肯听外婆的话,其实还是在她走开后,偷偷擦掉,重新端端正正地写上。

中国人对写字的情结一直都在。很多小朋友都会上书法班,端正写字,也是种品德。横竖撑天地,撇捺写人生,方方正正的汉字,是刻在文化骨子里的中式美学。